《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初探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教授
索羅寧

摘　要

本文章介紹新發現的文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主要說明文本結構，作者問題以及與其他版本的關係。主要結論是，此文本與元代西夏遺僧一行慧覺華嚴懺儀活動有密切關係。

關鍵詞：西夏、華嚴、懺儀、一行慧覺、元代佛教

華嚴懺法起源在唐清涼圭峰之宗，後來為華北佛教盛行法門之一，遼西夏以及元初特別流行在中原各地。元初，因為西夏遺僧影響力較大，不同大藏經收錄此懺法法本，在《至元勘同總目》可見其例，杭州僧錄管主八曾把依於《華嚴經》的某種懺法收錄在其所編大藏經中。各種華嚴懺法中，西夏遺僧一行慧覺撰《華嚴海印道場懺法》早已收到學術界關注。此文獻義學基礎即是所謂華北的華嚴「圓教」，文中另可見漢傳禪宗和藏傳不同本續之因素、具有顯密並行之特色。總之，一行慧覺華嚴懺法代表西夏及華北「顯密漢藏圓融」佛教。一行慧覺的華嚴懺法原始版本為何迄今無以得知，目前所存版本為元代蒼山「再光寺」普瑞（活躍在 1307－1337 年間）整理，此後收錄在嘉興藏流傳於世。據知，陝西西安檔案似乎有存《華嚴海印道場懺法》的元代版本，迄今尚未得見，無以得知此文本來面目為何。無論如何，與華嚴懺法有關的不同資料出現在元代的雲南，其中心在蒼山、雞足山以及昆明崇聖寺有關係，此法門明清時期在雲南得以流行並收錄不同藏經中。據一行慧覺的生平考察，其人的活動範圍是華北地區，西安以及前西夏領土，其佛教思想乃是藏密以及華北思想，如上特色全顯出在其《華嚴海印道場懺法》文內。[1]

此外，蒼山普瑞撰《華嚴懸談會玄記》中另出現遼代高僧圓通法幢（即是道殿）《鏡心錄》的引文；此本與《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不同：元代已失傳，萬壽寺僧錄管住八已不知其存否，故編輯大藏無法收錄，也說明雲南流行的華嚴思想與中原主流不全同。《鏡心錄》今獨存西夏譯本，蒼山普瑞反而知道此書，說明蒼山一帶流傳的華嚴資料中尚存此本，即是說遼西夏華嚴體系與雲南的華嚴存在著關係。本文討論的另外一篇華嚴懺法雖然不是在雲南發現，但據其內容特色並文中陀羅尼的音寫似乎也屬於西夏元初的華北華嚴體系。屬於元代華嚴懺法的資料今見在《大理叢書》等大全中，與雲南漢藏佛教文獻並行，但據今年出現的材料而言，可以假設西夏有關的華嚴禪法的流行範圍不限於雲南大理地區，而流行於全國。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

前幾年蘇州西園寺發現《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懺法法本。據題記，此法本由「支那國光明普照寺沙門惠開集」。文中另有「洪武二十年」（1387）和「正統八年」（1443）的兩個題記，說明顯存版本為明代著作。記載如下：「洪武二十年季夏月吉日於五臺山塔寺因結夏崇鑒

[1] 一行慧覺研究見在：索羅寧「一行慧覺及其《華嚴海印道場懺法》」，《台大佛學研究》23（2012）；竺沙雅章《宋元佛家文化研究》，東京：2000。

筆」即是說明文本的抄寫的人和時期；第二題記則說：「正統八年孟夏四月十五日抄錄「燃燈偈」、「正坐思惟」回施續寫記耳僧海因空書筆。」第一題記中的「五臺山塔寺」與現存五臺山三塔寺不同，疑其為「某一寺院」之簡稱。第二題記只說明文末「正坐思惟」和「燃燈偈」為候補，原來的版本還是屬於洪武年間。儘管如此，據學者考證，法本的內容實際屬於元代，並是一行慧覺的另一著作，文中所見「一行圓通護法國師」有可能指慧覺一人。

本文試圖考證《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的作者問題，討論文中陀羅尼對音，並探討其與《華嚴海印道場懺法》及西夏《圓融懺法》等文獻之關係。總而言之，《略禮懺念誦儀》結構與其他以「普賢行願品」為範式的儀軌是一樣的，則與晉水淨源、遼圓通法幢、西夏元一行慧覺的《華嚴海印道場懺法》相當接近，屬於華北遼元時期的普賢懺法文獻中之一。

文本介紹：

文獻的結構如下。下面的凡例不是分準確，因為一部份章節為大章節不部份，不過如下清單助於瞭解儀軌順序和內容。

1. 初勸修生信
2. 次嚴處浴淨
3. 誦真言 （見下文）
4. 嘆佛行道 念三皈依
5. 白沐浴佛發願文
6. 發願偈
7. 祝香偈
8. 浴佛發願回向偈
9. 奉曼怛辣偈
10. 廣大發願文
11. 初攝受風塵
12. 後截々正躰
13. 普賢行願經後九頌
14. 法界七處九會別開十支法事
15. 奉寶錯
16. 第二稱讚如來（有二門）
17. 第三禮敬諸佛

18. 為諸部眾禮敬三寶
19. 第四懺悔業障
20. 十不善業懺悔
21. 結懺悔滅惡印呪
22. 第五隨喜功德
23. 第六請轉法輪
24. 第七請諸佛住世
25. 第八常隨佛學
26. 第九恒順眾生
27. 第十普皆迴向
28. 眾等聽說經中午時無常偈
29. 眾等聽說經中黃昏無常偈
30. 眾等聽說經中無常偈
31. 頌金剛手偈

從上述凡例可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的主要內容給予唐宗密撰《圓覺經道場懺悔》和各種依《普賢行願品》的懺法。不過更進一步考察顯露，《略禮懺念誦儀》的一部份內容實際與一行慧覺《華嚴懺法》接近處不少。此處不把一個一個列出，但提到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 （《華嚴懺法》指一行慧覺之作；《普》指《略禮懺念誦儀》）：

（華嚴懺法）次為諸部眾禮敬三寶
為梵王帝釋三十三天福德增盛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四大天王龍神八部日月星宿增盛威光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當今皇帝聖壽無窮弘揚正法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皇后貴妃公主太子諸王福延萬葉深信正法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文武官僚天下黎民信樂佛法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師僧知識同會善友十方施主三塗八難願得難障解脫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山神地神海神江神河神樹神晝神夜神空澤神苗稼神飲食神草木神水火風神主空主藥主城主宅諸神靈等滅罪增福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國界安寧災危殄滅佛事興隆法輪永轉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琰魔羅界十八獄帝三十大王三十三王三十六王十八獄主主命主攝無毒諸鬼王等願得離苦解脫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地府輔王小臣主掌首領執杖公曹獄吏主淨主水主鐵主土主火主天下十類罪人願得離苦解脫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十類孤魂三類九類十類餓鬼三十六部大力妖魅諸餓鬼等願得離苦解脫

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十類傍生住海住水住地住空蛇類魚類鰕類象類馬類三十六億諸畜生等得離苦解脫故。敬禮常住三寶。

云云。

（普）

為梵王、帝釋、三十三天福德增盛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四大天王、龍神八部、日月星宿、增盛威光故〔…〕

為當今皇帝聖壽萬歲擁護正法故〔…〕

為文武官僚、常居祿位、天下黎民，信樂佛法故〔…〕

為師僧、知識、同會善友、十方施主，三塗八難願得難障解脫故〔…〕

為山神、地神、海神、江神、河神、樹神、晝神、夜神、空澤神、苗稼神、飲食神、草木神、水火風神、主空、主藥、主城、主廓、諸神靈祇、滅罪增福故〔…〕

為國界安寧災危殄滅佛事興隆法輪常轉故

為焰魔羅界十八獄帝、三十大王、三十六王、[三十六王]十八獄主、主命、主捨、無毒、鬼王等，願得離苦解脫故。

為地府輔王小臣主掌首領執杖公曹獄吏主淨主水主鐵主土主火主天下十類罪人願得離苦解脫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十類孤魂三類九類十類餓鬼三十六部大力妖魅諸餓鬼等願得離苦解脫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十類傍生住海住水住地住空蛇類魚類鰕類象類馬類三十六億諸畜生等得離苦解脫故。敬禮常住三寶。

云云。

上述段落只見在上述連篇文獻，足以證明兩者之間存在直接關係，因為一行慧覺記載比較仔細可以假設其為母本，而《略禮懺念誦儀》為其略本。不過兩個儀軌版本之間雷同之處不限於上述之段，其他處也出現心相通的記載。

陀羅尼音寫

此外，《略禮懺念誦儀》中未錄《華嚴懺法》中的一部份陀羅尼，如《功德山陀羅尼》等，只提出其而已。其順序和音寫方法與《華嚴懺法》和遼代的《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中的真言頗為接近。目前尚無法為所有真言提供梵文構擬，本文限於漢語轉寫，以及初步梵文基本構擬。

1. 凈法界真言：（普）唵蘭（圓）唵嚂=oṃ ram （林光明構擬）備註：蘭<嚂
2. 護身真言：（普）唵齒臨 （圓）唵齒嚂= oṃ śrūṃ; 臨<嚂
3. 凈三業真言：（普）唵 莎鉢斡 秫答 薩哩巴 答哩麻 沙鉢瓦 秫多欣（普通咒語，多處出現）
4. 增上宮殿真言：（普） 唵 八喇囉二合 蘭納 葛粹 吽=* oṃ vajra ratna kara huṃ （尚未發現）
5. 普遍法界成大曼怛粹真言：（普） 唵 八喇囉二合 拶屹囉 吽 拶 吽 邦和（cakra «拶屹囉» 音寫多見在《大乘要道密集》、《密咒圓因往生集》，也許為西夏的音寫）
6. 普遍法界香水乳海真言：（普） 唵 薩哩巴二合 答哩麻 莎鉢必秫哈?= * oṃ sarva dharma svabha ha （尚未發現）
7. 海中出蓮華座真言：（普） 唵 葛麻粹耶 莎曷=* oṃ kamalaye svahā （見在：音寫見在《瑜伽集要施食儀軌》，西夏元明）
8. 普遍供養印呪：（普） 唵 葛納 三鉢斡 八喇囉二合=* oṃ gana sabhava vajra （見在《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西夏元）

請諸佛菩薩賢聖真言：唵 拶 吽 邦和 末葛彎暎〔馨〕 巴葛晚 麻曷葛嚕禰葛嚨吟 折和 薩麻 思端

上述陀羅尼在《華嚴懺法》不得見，因此《略禮懺念誦儀》中有所錄；此外《大藏全咒》亦未收錄這些資料，應該為《略禮懺念誦儀》獨有的。但是《華嚴懺法》最多見的《寶錯》陀羅尼在《略禮懺念誦儀》也得見。

一行慧覺記載如下：

唵 薩嘌末 怛達遏怛 囉得捺 布桫銘 遏薩 摩唎囉 悉發囉捺 薩麻英 吽

（普）版本比較簡略:

唵 薩哩末 怛達遏怛 囉納 布桫銘 俄

（此段落大概可以翻譯為「為一切如來奉獻諸寶」）

據構擬，一行慧覺保留一些西夏時期的梵文音寫，而《略禮懺念誦儀》則使用一些元代的音寫（如 ratna 些為 「囉納」和「囉得捺」之不同），並《略禮懺念誦儀》版本比較傲簡略，但二者的來源是同一個。「奉施寶錯」為一行慧覺《華嚴懺法》最大特色之一，西巖寺文獻收錄這個咒語足以證明兩個文獻屬於通一個體系。其他特色包括「va-」寫成為「巴」和「末」之不同，其中「巴」可以解釋為藏文發音影響等。這些音寫待著更深入研究。

作者問題

文本標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據題記，本懺法是由「支那國光明普照寺寺沙門惠開」集。「支那」（即是梵文 Čina（中國）之音寫）雖然在唐宋代已多見，但其作為地名並與作者的法諱連接大概出現西夏文的《支那*比丘禪師隨緣集》中。「集」代表該儀軌法本曾在已有的資料基礎上編纂，即是其為由不同經典和儀軌法本組成的合本。標題後面可見「華嚴大綱略示真宗」段落，即是說明《華嚴經》主題為「無障礙法界。」此處文獻引用的是唐玄宗與清涼大師之關於《華嚴經》宗旨之討論，不過文中出現的語句大部份可見在澄觀所著《大方華嚴經疏》的序中，至於其人是否與唐玄宗有有面談經的宗趣的事，還待研究，從時間上不是很可能。玄宗在時間為 712－756，澄觀在 737 年出生，其所為「七帝之師」乃是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也。

此後，文仲介紹「華嚴別圓教」似乎包容「別」和「圓」教為「別圓」之教，就是與傳統藏通別圓不同，又與三藏、始、終、頓、圓有差別，正宗華嚴文獻出現不多。儘管如此，這句可見在應縣木塔出土的《圓教四門問答》中，此外同樣的說法出現在一行慧覺《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徧禮懺儀》，即是為西夏元時期的說法，後來蒼山普瑞也接受如此說法；其內容與天臺智者法華「本圓」和華嚴「別圓」不同。一行慧覺和《略禮懺念誦儀》的文字有些句子

比較接近，足以證明《略禮懺念誦儀》參考一行慧覺的法本或普瑞對它的注疏。其中第一句：「依華嚴別圓之教，此十種行願者，是趣入毗盧無盡境界之妙門也」在兩個文獻是一樣的，並不見於他處。總而言之，第二段落為位介紹建立「塔城」(「塔場」）即是曼怛辣的儀軌，包括洗頭，裝飾塔城，辦各種供養器具、佛像，淨化身心、衣服、宮殿。如上的指示雖然不是仔細，但與其他儀軌一樣，並在黑水城文獻有雷同之處。這些記載大部份可以追朔至一行慧覺的懺法。

最後西巖寺文中出現「南無如來應化護持正法繞益有情賢聖授記一行圓通護法國師。」此尊號與《華嚴懺法》「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蘭山雲巖慈恩寺流通懺法護國一行慧覺法師」雖然與《略禮懺念誦儀》不同，但從上述觀之即可說代表西夏和元初一行慧覺法師。

從此觀之，可說《略禮懺念誦儀》是譯本依一行慧覺《華嚴懺法》編的元代法本，反映西夏華嚴信仰在元代之維持性。考慮蒼山普瑞與遼西夏佛教關係，可以說西夏華嚴信仰在雲南也有一些影響力。

Yuan-Ming *Gaṇḍavyūha* repentance ritual from Xiyan si 西巖寺

Huayan repentance rituals originate from the late Tang in the works of Chengguan and Zongmi. Theses rituals became especially popular in the Liao-Xixia areas during the 10th -13th centuries. During the Yuan, due to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the monks of the Tangut origin, the Huayan repentance rituals once again became popular in China proper, and were included into various editions of the Buddhist canon.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texts, *Huayan Ocean Seal Repentance Ritual* by the Tangut monk Yixing Huijue reveals specific "universalists paradigm" which tended to incorporate a variety of elements of Sinitic and Tibetan origin and is thus representative of the Tangut Buddhism of the 12th century.

Another *Gaṇḍavyūha* repentance ritual was recently discovered in Xiyan si. Although the colophons state that the text was compos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re is substantial evidence to date it to the Yuan period. The present paper would inquire into the authorship of the texts, into the dhāraṇī transcriptions and would try to trace text's connections with the works of Yixing Huijue and other Tangut texts.